

冰心
心
佳
作
選

當代創作文庫



上海
新象
書店
書行
刊

當代創作文庫

魯迅傑作選
巴金傑作選
茅盾傑作選
老舍傑作選
郭沫若傑作選
張資平傑作選
郁達夫傑作選
葉紹鈞傑作選
鄭振鐸傑作選
沈從文傑作選
丁玲傑作選
冰心傑作選
廬隱傑作選
謝冰瑩傑作選
蘇鍊綺傑作選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再版

冰心佳作選

全一冊實價國幣

編選者

巴 朱 紹

校正者

于

出版者

新象書店

印刷者

新象書店

發行者

新象書店

代理發行所

上海山東路一四三號
大方書局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

冰 心 小 傳

冰心，原名謝婉瑩，福建閩侯人，她幼年的環境，因為父親是在海軍中辦事的，隨在山東的海港中生活。她畢業在北平燕大，後往美國留學，回國和吳文藻結婚，夫婦倆同在燕大教書。她的文章，最初刊載在小說月報和北平晨報副刊，那時新文藝創作正蓬勃地開展，女作家的作品少有得見，她的作品，便震動了當時的讀書界。

文學研究會初創時，她是一員健將，她的文章十分洗鍊美麗，因為她對於舊詩詞的文法很有研究。足使那時讀書界傾倒。她描寫的大多是母愛的歌頌和家庭生活的剪影，及孩童無邪心理的勾劃，極能啓發人類天性的覺悟。

她的詩集如繁星和春水等，似係做摹印度偉大詩人大戈爾的。她有一本冰心全集（北新版）包含了她早年時代的作品，這裏所選的幾篇，都是代表她創作過程中每一個時期的作品，風格篇篇不同。

陳西滢批評她的作品說：『超人裏大部份的小說，一望而知，是一個沒有出過學校門的聰明女子的作品。人物和情節，都離實際太遠了。』現在我們特地把超人選在第一篇，請讀者讀後體會一下，陳西滢這話說得對不對呢？據我們看起來，未必能給陳西滢這話來抹殺。而且認為她是中國難得的一個女作家。

近年來她很沈默，『八一三』以後，她住在重慶，更少見她新作品發表，據最近消息傳來，她已逝世，假如這消息證實，是中國文壇上一件重大的損失。

當代創作文庫

冰 心

巴 雷 編 選

目 次

超人	一
姑姑	一〇
第一次宴會	一八
冬兒姑娘	三一
煩悶	三七
通訊七	五一
通訊九	五六
通訊十	六九
倦旅	七七
紙船	七八
春水	七九
繁星	八三
晚禱	八五
分	八八

新 象 書 店 出 版

冰心佳作選

冰 心

超 人

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，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。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，同居的人很多，他却都不理人家，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，偶然出入遇見了，輕易也不招呼。郵差來的時候，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；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。他除了每天局裏辦事，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，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，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，此外就不開口了。

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，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，他都不愛；屋裏連一朵花，一根草，都沒有，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。書架上却堆滿了書，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，關上門，摘下帽子，便坐在書桌旁邊，隨手拿起一本書來，無意識的看，偶然覺得疲倦了，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

轉，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，但不多一會兒，便又閉上了。

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。她端進飯去，有時便站在一邊，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，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。她問上幾十句，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：「世界是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；人和人，和宇宙，和萬物的聚合，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，上了臺是父子母女，親密的了，不得下了臺，摘了假面具，便各自散了。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，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。與其互相牽連；不如互相遺棄；而且尼采說得好，愛和憐憫都是惡……」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，却也懂得一半，便笑道：「要這樣，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？死了，滅了，豈不更好，何必穿衣吃飯？」他微笑着：「這樣，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。不如行雲流水似的，隨他去就完了。」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，看見何彬面色冷然，低着頭只管吃飯，也便不敢言語。

這一夜他忽然醒了。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，這痛苦的聲音，斷斷續續的，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。他雖然毫不動心，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。月光如水，從窗紗外瀉將進來，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，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

極力的想擠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，直到天明，纔微微的合一合眼。

他聽了三夜的呻吟，看了三夜的月，想了三夜的往事——

眼食都失了次序，眼圈兒也黑了，臉色也慘白了。偶然照了照鏡子，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。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——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，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。

第七天早起，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？程 姥姥一面驚訝着，一面說：「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，那天上街去了，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，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，還是不好，每夜呻吟的就是他。這孩子真可憐，今年纔十二歲呢，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……」何 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，好像沒有聽見似的，自己走到門邊。程 姥姥也住了口，端起碗來，剛要出門，何 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，遞給程 姥姥說：「給那祿兒罷，叫他請大夫治一治。」說完了，頭也不回，逕自走了。——程 姥姥一看那鈔票的數目，不禁愕然，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，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！她端着碗，站在門口，只管出神。

呻吟的聲音，漸漸的輕了，月兒也漸漸的缺了。何 彬還是朦朦朧朧的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

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竭方的想擯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騰了來。

過了幾天，呻吟的聲音住了，夜色依舊沈寂着，何彬依舊「至人無夢」的睡着。前幾夜的思想，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，照在冰山的峯尖上，一會兒就過去了。

程|姥|姥帶着|祿|兒幾次來叩他的門，要跟他道謝；他好像忘記了似的，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，又搖了搖頭，仍去看他的書。|祿|兒仰着黑胖的臉，在門外張着，幾乎要哭了出來。

這一天晚飯的時候，何彬告訴程|姥|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，後天早晨便要起身，請她將房租飯錢，都清算一下。程|姥|姥覺得很失意，這樣清淨的住客，是少有的，然而究竟留他不得，便連忙和他道喜；他略略的點一點頭，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籍。

他覺得很疲倦，一會兒便睡下了。——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，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。他不言不動，只靜靜的臥着，一會兒也使渺無聲息。

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，程|姥|姥要幫助他，他也不肯，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她。程|姥|姥下樓之後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繩子忘了買了，慢慢的開了門，只見人影兒一閃，再看

時，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，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：一個僕人都沒有，便喚「祿兒，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。」祿兒趑趄的走過來，歡天喜地的接了錢，如飛走下樓去。

不一會兒，祿兒跑的通紅的臉，喘息着走上來，一隻手拿着繩子，一隻手背在身後，微微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。他遞過了繩子，仰着頭似乎要說話，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。何彬却不理會，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。

他忙着都收拾好了，握着手周圍看了看，屋子空洞洞的——睡下的時候，他覺得熱極了，便又起來，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，涼風來回的吹着。

「依舊熱得很，腦筋似乎很雜亂，屋子似乎太空沉——累了兩天了，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。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。——慈愛的……不想，煩悶的很！」

微微的風，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，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，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。

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幾堆的黑影。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慈愛的母親，滿天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，不想，——煩悶……悶……

黑影漫上屋頂去，什麼都不見了，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風大了，那壁廂放起光明。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。星光中間，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，右手撩着裙子，左手按着額前。走近了，清香隨將過來；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，靜穆不動的看着，——目光裏充滿了愛。

神經一時都麻木了！起來罷，不能，這是搖籃裏，呀！母親——慈愛的母親。

母親呵！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，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。

母親呵！我們只是互相牽連，永遠不互相遺棄。

漸漸的向後退了，目光仍舊充滿了愛。模糊了。星落如雨，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。——

「母親呵，別走，別走！」

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，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；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，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。

清香還在，白衣的人兒還在。微微的睜開眼，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的幾堆黑影，送過清香來。——剛動了一動，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，蹣手蹣腳的走了出去，臨到門口，還回過小臉兒來，望了一望。他是深夜的病人——是祿兒。

何彬竭力的坐起來，那邊網好了的書籍上面，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，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，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，上面大字縱橫，藉着微光看時，上面是：

「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。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，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。——這裏有的是賣花的，不知道先生看見沒有？——這籃子裏的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，是我自己種的，倒是香得很，我最愛他。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。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，但是總沒有機會。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，所以趕緊送來。

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。然而我有一個母親。她因為愛我的緣故，也很感激先生。先生有母親麼？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。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。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。

祿兒叩上」

何彬看完了，捧着花兒，回到床前，什麼定力都盡了，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。

清香還在母親走了——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，只有月光，星光，淚光。

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，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，帽兒戴得很低，背着臉站在窗前。程姥姥陪笑着問他用不用點心，他搖了搖頭。——車也來了，箱子也都搬下去了，何彬淚痕滿面，靜默無聲的謝了程姥姥，提着一藍的花兒，遂從此上車走了。

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，兩個人的臉上，都堆着驚訝的顏色。看着車塵遠了，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：「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，再鎖上門罷，鑰匙在門上呢。」

屋裏空洞洞的，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：

「小朋友祿兒：

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，我的恩德，就是我的罪惡。你說你要報答我，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！

你深夜的呻吟，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。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，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，重要蕩漾起來。我這十幾年來，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，愛和憐憫都是惡德，我給你那醫藥費，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，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，拒絕我的母親，拒

絕了宇宙和人生，拒絕了愛和憐憫。上帝呵！這是什麼念頭呵！

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。小朋友呵！不錯的，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互相牽連，不是互相遺棄的。

你送給我那一藍花之先，我母親已經先來了。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。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，也請你不要忘了，你的花和你的愛，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！

我是冒罪叢過的，我是空無所有的，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。——然而這時伴着我的，却有悔罪的淚光，半弦的月光，燦爛的星光。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。我要用一縷柔絲，將淚珠兒穿起，繫在弦月的兩端，摘下滿天的星兒來盛在弦月的圓凹裏，不也是一藍金黃色的花兒麼？他的香氣，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，請你收了罷。只有這一藍花配送給你！

天已明了，我要走了。沒有別的話說了，我只感謝你，小朋友，再見！再見！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，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！

何彬草

我寫了這一大段，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；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，因為你懂得的，比我多。

得多了！又及」

「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？」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，呆呆的望着天上。

· 選自超人 ·

姑 姑

「她真能恨得我咬牙兒！我若有神通，真要一個掌心雷，將她打得淋漓粉碎！」他實在急了，本是好好地躺着呆想，這時禁不住進出這一句話來。

我感着趣味了，却故意的仍一面寫着字，一面問說：「她是誰，誰是她？」

他氣忿忿的說：「她是姑姑，」說着又咬牙笑了。

我仍舊不在意的，「哦，不是姊姊妹妹，却是姑姑。」

他一翻身坐起來說：「不是我的姑姑，是一個同學的姑姑。」

我說：「你就認了人家的，好沒出息！認得姊姊妹妹也好一點呀……」

他抱起膝來，倚在床欄上，說：「你聽我說，真氣人，我上一輩子欠她的債——可是，我是真愛她。」我放下筆，看着他，「哦，你真愛她……」

他又站起來了，「我不愛她，還不氣她呢！她是個魔女，要多美有多美，要多壞有多壞！自從愛慕她以來，也不知受了多少氣了。我希望她遇見一位煞神般的婆婆，沒日沒夜的支使欺負她，才給我出這口氣！」

我看他氣的樣子，不禁笑說：「你好好說來，你多會兒認得她？怎麼愛的她？怎麼給你氣受？都給我說，我給你評評理。」

他又坐下了，低頭思索，似乎有說來話長的神氣，末了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真認命了！去年大約也是這春天的時候，神差鬼使去放風爭，碰見她姪兒同她迎頭走來，正打個照面，好一個美人胎子！她姪兒說，「好，你有風爭，咱們一齊去——這是我姑姑。」我頭昏腦亂的叫了一聲，這一叫便叫死了，她其實比我還小一歲呢。我同她姪兒舉着風爭在前走，連頭都不敢回，到了草地上，便放起來。誰知從那時起便交惡連，天天放得天高的風爭，那天竟怎麼放也放不起來，我急得滿頭是汗。她坐在草地裏悠然的傲然的笑說：「這風爭真該拆了，白跑半天。」笑聲脆

的烏聲似的；我一陣頭昏，果然一頓腳把風爭踏爛了，回家讓哥哥說了一頓！

「倒霉事剛起頭呢，我從此不時的找她姪兒去。她姪兒也真乖覺，總是敲我竹槓，託我買東西。要不是，就有算學難題叫我替他做，我又不敢不替他做。每回找他之前，總是想難題想得頭痛，交卷時她姪兒笑臉相迎，他姑姑又未必在家。」

我不禁笑了出來，說：「活該活該！」

他皺眉笑說：「你聽下去呀！女孩子真乾淨，天天這一身白衣裳黑裙子，整齊得烏金白銀似的，從一樹紅桃花底下經過，簡直光豔得照人！我正遇見了，倒退三步，連鞠躬都來不及，我呢，竹布長衫，襟前滿是泥土，袖底都是黑痕，腳上的白鞋也成了黑的了。她頭也不回的向前走，俏利的眼光，一瞥之間，露出了鄙夷的樣子。我急了，回來抱怨李媽，今早不給我長衫換。她咕唧着說：「平常三天一換都嫌早，今天怎麼又乾淨起來了？打扮什麼，二爺娶媳婦還早着呢，小小的年紀！」偏生哥哥又在廊下聽見了，笑着趕追來說：「娶媳婦還早着呢，二爺！」把我羞哭了。

「第二天穿一件新電光灰布衫子，來看她姪兒。他不在家，剪頭髮去了。姑姑却站在院子裏喂烏兒，看見我笑說：「不巧了，我姪兒剛出去，你且坐下，他一會兒就回來。」我搭訕的在一